

晉州鄭氏庚戌譜序

國以文獻重家以名節顯故國雖盛無文獻則虛家雖榮無名節則鹵然名節待文獻而章故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顧不重歟菁川鄭氏粵自麗朝世有令德名於吾東然名節則自忠莊公始公與皇甫忠定金忠翼同死癸酉之禍世稱魯陵三相繼而海美清安伯仲二公同死於壬辰之亂而其季穩城公又以清節著一門四公並受俎豆之奉而忠莊公之節伸於久屈益炳如也及狂奴子墓誌出而事益奇國乘之所未具載於野史野史之所未悉存於家牒家牒之所未備發於墓誌微顯闡幽實天道也然其慰藉忠烈若論於鄭屈之甚者伸之也必永不如何以信天理哉忠莊之捐軀狂奴之逃生一忠一孝萃於一家尤豈非鄭氏光哉文獻於是乎徵而族譜生焉絕者續晦者著疑者信而私門綴族之書足以徵天理裨國史覽是譜者益知名節之重也若其弟兄之立懂又是忠莊之餘烈持名教者可不尙世類耶文獻之徵於幽不獨狂奴公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譜既具忠莊十二代孫佐郎繼忠索序於洪載洪載之無似豈敢與於文獻哉特爲名節之重吾邦也不辭而爲之書

晉州真氏加諱片
崇禎三庚戌季秋上澣通政大夫前吏曹叅議李洪載謹序

上之十五年 駕過露梁 親製文賜祭于 端宗六臣祠既又義起而設壇于

端陵之側以祀當時忠義之臣故右議政忠莊鄭公即其一也鄭公之後孫以是歲刊其氏族之書將行于世佐郎繼忠問序於鍾顯遂爲之言曰事之顯晦有時非人力所能與始忠莊公之受 命也焉知有其子孫而且有譜經三百年而得

我 聖上之曠感所以顯忠而獎節如今日之盛哉余於是譜所載忠莊胤子尤有感焉忠莊位上卿際艱虞誓以身殉 國其子勸公休官而不聽乃佯狂南走

不知去向卒存忠莊之祀嗟呼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夫義與命其源則一而臣有可去之義子不可以不隨親也故未聞其父在而

子則先幾逃難不共受其敗者古之人有預知家禍爲土室以自閉而以母老終

不遠去然則狂奴之遁而之他何哉蓋君臣父子天下之大倫所遇有常變之不

同其所處亦隨以異要其不失至誠惻怛之心已矣泰伯之逃荆蠻終身不行子

道而夫子稱其至德夫絕倫泯跡不可以爲中庸而泰伯之逃由於順父之志則

所謂變而不失其正也今狂奴之逃跡其亦出於忠莊之志歟蓋聞公祖文定公

於公之始生謂忠莊公曰後十餘年吾家 國家同厄而賴此孫將不墜噫其命之矣觀於忠莊臨 命之曰入謫廬號哭而不去者可見其至誠惻怛不能自己者而乃不克同死卒又去之蓋將成其父與祖之志也後之仁人君子其有不太息流涕於公父子之所遭值哉公旣潛晦而沒世雖其子孫亦泯焉莫知爲忠莊子也及幽誌發而公之至行苦節始彰徹于世載國乘而播諸學士大夫之記述即有工詆於其間者其實跡終不可得以掩也向所謂顯晦有時者於是益驗矣公之孫有名世之兄弟俱以縣監死於壬辰亂爲忠臣而又有孫賢輔亦立謹於其時矣其後漸繁昌乃輯其族派付之剗右人云君臣父子兄弟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法今忠莊盡於忠狂奴盡於孝爲鄭氏者當世守而爲法焉然忠莊之忠易知而狂奴之盡於孝爲難見故余於狂奴事特備論其心跡以貽鄭氏

崇禎三辛亥秋七月上澣嘉義大夫吏曹叅判驪興閔鍾顯謹序

噫吾鄭之無完譜者久矣蓋吾鄭系出於晉州白鼻祖提學公歷菁川君世級爵秩燐然可述而及夫菁川君之下狂奴子之上失傳而無所攷焉譜氏乃以狂奴

子爲中始祖其爲吾鄭之痛恨曷有其極粵在英宗乙酉冬偶因馬訟之起開掘得狂奴子壙記而後始知狂奴子之爲忠莊公血胤又知忠莊公之爲菁川君之五世孫而系序官諱次第井井有如珠貫而璧連脉通而氣禪今乃爲吾氏之完譜寧非天歟繁惟我鄭著于麗代有以德行動庸有以文章志節名顯相承薨爲三韓世家逮本朝郊隱文定公繼以文章德行又大振焉嗚呼尙忍言哉相國忠莊公於端宗遜位之際於皇甫忠定公金忠翼公同死於國其貞忠大節可以貫日月而軒天地矣史氏記之列聖褒之無復餘蘊非敢贅辭而至若狂奴子以微子存祀之心效箕聖出廸之義號以狂奴變名晦跡而鄭氏之祀賴而不墜郊隱公所詔斯可驗矣噫嘻忠莊公忠於君狂奴子孝於父而各盡其職并行不悖是以君子較之於黃方之殉節田葉之變姓誠的論矣及其易簣遺戒晦跡自茲以往世諱來歷兩片磁誌閱八世而乃現則豈不悲哉豈不幸哉頃因大僚之筵奏榮賁先隴蔭暨後孫而昭載國乘又於當宁命享忠莊公於獨谷公祠宇前後袞袞輝燠百世猗歟休哉且夫獨谷公清安公穩城公伯仲季或以忠節或以清白後先并美而兵使公之臨陣敵愾又可尙矣然則之忠也

之孝也之清也便作一門相傳之心法於冥々之中不亦盛哉善乎方正學之言曰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是觀之吾氏之族以言乎祿位則衰而以言乎君子則盛也吾亦謂之族雖衰猶盛也可乎凡爲後昆者繼祖先忠孝之風必也入則孝於親出則忠於君然後方可以無忝先徽不墜家聲可不勉哉可不懼哉若乃先系旣證則修譜一事即吾宗之急先務也肆昔族兄故金吾郎公奎煥氏從叔醒庵公國彥氏遍告諸宗謀所以修譜之道其言畧曰夫譜者傳其世也族而無譜何以知得姓之所由來派流之所以分乎而况吾鄭皆以忠莊公之後裔旣經癸酉之禍又值壬辰之變綿々一脉幾絕而僅存式至今日子姓蕃衍而年代遙濶後屬疎遠不幾至於途人則傳世之譜其可緩乎且凡鄭氏之貫晉州者皆祖菁川君而屢經兵燹鮮保其系難與合譜自前世而已然則今日聯系無容更議始以我忠莊公之後昆先爲成譜不愈己乎僉曰唯々遂乃考證舊牒裒聚新單存其信黜其訛而構出譜草一秩未及登木風燭奄忽便成千古之恨矣今者諸宗思所以繩武之道屬余以修草刊印之役乃與諸宗繕寫其草本鳩財募工以爲傳印之地而族侄仁述追

思其伯父金吾公之遺意不以居憂爲嫌任其讎校而先代官爵行蹟更質於史家及譜家與人家碑誌而刪其疎補其遺修潤舊草以成善本亦可謂之善述也譜本凡五閱月而卒業仍以活字印出若干秩實爲百世之完譜吾宗之慶幸孰大於此哉吾宗之幹譜事者非一二而終始勤勞者即奎東仁復仁德德賢漢忠也又竊惟念譜者非特記其世綴其族而已其必欲由根而達條由派而溯源俾知千萬人之身始分於一人之身也若以情服己盡族世已逝而不思所以親愛敦睦之義則行路而已秦越而已安在其同譜之義哉惟我譜中之人倘於開卷之際其必念同出一本之義則孝悌敦睦之風其將歷百世而不替矣盍勉乎哉忠莊公狂奴于兩世事蹟別具一秩并爲登印永壽其傳庶無餘憾而所可恨者曾於丁亥年間金吾公與從叔錫彥氏宗侄仁權請修忠莊公墓道於趙奉朝賀墩爲嶺伯時亟施修護之方且給石物一具而黃節度宋運埋於墓下而孱孫力綿尙未遑鐫豎之後非徒負罪於祖先獨不愧於趙黃二公耶惟我諸宗勉哉勉哉不揆僭猥書其顛末如右

崇禎甲申後三庚戌八月初吉後孫奎五謹序

嗚呼譜者傳其世而譜久則字訛世降則族分此譜氏之所以隨世改修而使訛者正分者合不然前世之來歷後裔之自出難以考證而亦安知千枝萬葉之爲一本耶吾氏之譜成於庚戌而故再從兄奎五氏實主張之繕寫草本經始刊印此固吾先考醒庵公及族從兄竹塢公之遺意也上自鼻祖提學公下至于菁川君郊隱公忠莊公狂奴公屢世行蹟昭然註錄而忠莊公殉國之忠狂奴公存家之孝尤爲備悉于前輩名碩之譜序及誌跋中更無餘蘊復何贅言而第伏念成譜以後朝家褒章之典曠絕百代正宗丙午因道顛特命忠莊公躋享於忠烈祠遣禮官致祭當宁甲子特降旌閭之命戊辰又降不祧之命丙子因繡啓又降狂奴公旌閭之命以此表異之舉可不顯錄而壽傳耶吾譜之修其以是夫程夫子有言曰宋朝文明無百年之家噫我朝文明之治不讓於宋朝而士族家能保其百年之繼緒者絕無而僅有則而况劫火餘綿々僅存之吾家乎何幸狂奴公墓誌一出世系昭然有若珠聯而璧繼則吾氏之譜尤有異於人者其可後於人哉茲與從侄仁達仁輯仁蘊及族孫賜忠錫忠志基志衡志邦龍九志彩龍德應權光集等共力鳩財以爲重刊而忠莊公狂奴公

兩世事蹟并爲登梓繼以晉州先山墓石方且豎立蓋此三件事誠是爲吾鄭者
大關振處也伏讀事蹟卷末先考所撰記實其曰吾先事未了三恨之語一字一
涕恍若耳提而面命先人之意其在斯歟藐余孤蒙尤不念哉嗚呼天彝物則莫
大於忠孝而忠孝自是吾家之世世家法則今此修譜之後惟我譜中之人各自
勉勵以先祖之心爲心則忠孝家聲繼々承々將以鳴國家之盛也歟

崇禎紀元後四己卯五月既望後孫奎東謹書

族氏之書所係大矣辨世次序昭穆人所盡有者也順親心殉國事世所罕有者
也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夫豈有二致
哉別求聞由古先哲行尙且百世之下觀感而興起况其子孫慕先祖之烈光最
爲親切而其則不遠者乎惟我善川君顯於麗朝而積善累功傳四世入我朝
而忠莊公出焉及其嗣狂奴公以孝全宗祀保子孫嗚呼此豈易言者哉苟不能
盡事親之道而移其孝亦何能判死國之義而輸其忠乎嗚呼今日此譜之修成
豈其徒然哉實爲子孫勸忠孝之道爾夫豈光美於前而無有乎後世凡我諸宗
盍各勉旃余旣老且病於斯役也不能終始相之姑以一言勉之以壽其傳焉先

祖事蹟及誌石異事已具一册加諸功衍此不贅說

崇禎紀元後四己酉五月下澣後孫義忠謹書

譜者系氏本詳世次普同其族而言也隨世刊正則足以徵國之文獻可以顯家之名節顧不重歟肆昔三文五君之道德有光于麗朝之文獻暨而忠莊公狂奴子之忠孝全美于 聖朝之名節則家而國々而家譜氏之書大矣凡天地剛明之氣賦於人者爲孝爲忠則忠孝豈有二致哉惟我忠莊公宅 端考之霖雨殉國事而盡忠焉其子狂奴公以箕聖之出廸存宗祀而盡孝則處變而不失并行而不悖世所罕有者也嗟夫吾鄭之茉莉於長興自狂奴公始世諱其先安知忠莊公之胤落於南遐乎及乎龍蛇獨谷清安翠竹判官四公殉臣節於兵燹之際穩城公興家聲於沙汰之餘則其忠孝之流通於血脉應若鍼芥有不可誣者後先匹休天之眷佑斯可鑑矣何幸狂奴公墓誌出而世系昭然則惟茲兩片泐磁如丹山之鳳去而有零羽藍田之玉碎而有遺麟地深護之天終褒之久屈而必伸者然也顧不爲吾鄭之寶乎吾氏完譜基於此也嗚呼吾譜之改修非徒辨派流敦族誼也實勸遵先道盡忠孝也後之子若孫能踐前美則豈非淺庸之意歟

先世各樣文蹟與諸宗合謀纂次暈成三卷并爲撤單付之剗刷古所謂遺風餘韻尙存者也窺一管者雖不過寸鏵之見嘗一嚮者亦可知全鼎之味則未必不爲千載愛慕之一助云爾

崇禎紀元後五乙酉仲春後孫邦憲謹述

噫吾氏之譜草本於庚辰始刊於庚戌而各派繼承或有闕漏處先世事蹟亦多未詳處矣我從高祖修譜之未遑有三恨中一故從曾祖晚覺公克遵父訓纔於己卯完刊而且己酉乙酉重刊先世繼述詳悉而自菁川君以下入我朝兵亂劫禍世系之替落事實之喪漏可勝言哉忠莊公孝子公父子之忠孝獨谷公清安公處士公進士公四兄弟之殉節判官公兵使公東庵公慎齋公之立謹列聖朝褒揚之恩典至矣盡矣獨谷公季弟穩城公九歲避壬辰之禍閱九邑宰以清白顯達子孫繼承焉如我不佞前後先事盡誠勤力而今此甲寅之重刊老且病不能協謀族弟邦翼主議成譜吾門之幸莫過於此畧記事實如右

歲甲寅孟夏下澣後孫邦碩謹序

惟我晉陽之鄭德業文章奕懽羅麗忠孝節義卓絕本朝國乘野史世不乏書信

乎醴芝之有根源而剛明正大之氣與國匹美亦不誣也爲吾先之雲仍者謹當率由舊章母忝厥德而已苟能如是則家焉而佳子美孫耳鄉焉而敦宗名族耳祖先之靈庶肯曰予有後乎噫挽近以來世級汚下氏族零替前譜之續修未易議舉徃在丙戌狂奴公墓閣之重建延經四三年可謂訖工而門議更爛于修譜之事創于戊子拘於時忌累閱寒暑而至于今完成於是乎先德之昭哲班々不紊來裔之繼繩井々有條我鄭氏述先裕後之道開卷而瞭然備悉矣自是役之創設族侄珪植特尸財務周旋勤勞不窺家園數年殫誠門祚不幸未克遂意而遽爾殞歿可勝痛哉及其臨歿遺言于舍弟來植胤子然鑽斥賣塋地期就成事云其子弟輩遵其訓無異辭可謂能繼父兄之志矣蘇氏所謂觀吾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豈非實際語哉獨恨夫子以不肖於追遠報本之道未嘗非銘肝置膈自不禁有志難遂之畜憾者自少已然幸因諸宗誠力之齊到得遂始終建齋之役而又相是役顧念平生雖謂之畢仲志願似不歸無據之談此豈非我祖先陰騭庇佑之所致然歟惟願諸宗勿以此爲吾事已了以未遑餘事盍相與殫誠輸心焉手民氏將告旣諸宗以余主忠莊先祖鬯俾置一言于卷端不敢以不肖

不文辭譜

歲甲午十月下澣忠莊公嗣孫漢鍾謹序

戊申譜重刊序

蓋譜者所以明昭穆叙彝倫之法也夫千枝萬葉之木自有南北之暢達而其根則一也百子千孫之族雖有伯仲之分遠近親疏之別而其祖宗則一也然則情誼之不可不敦睦而或以分派之久居地之相左親疏自生幾至於秦人之視越人寧不嘆惜哉聖人憂之叙其九族敦其五親而譜法始焉自漢唐宋至于我東諸姓亦各有譜尊祖慕先親親睦族爲第一義諦焉吾姓亦有譜以來數百年譜規嚴正條例分明敬慕之心自生敦睦之風盛行修譜後歷數十年屢經兵燹燼蕩之餘或有焚失其譜者或有漏於前譜者其間婚姻生息及存沒遷移者頗多譜不可不修而門議歸一丁未十月始役翌年戊申七月竣功吁其幸矣僉宗之勤誠可嘉可尙而終始董役員之勞苦何可勝言噫世代已遠雲仍漸繁情盡服盡親疏自生理也然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豈可分其親疏不思敦睦之義哉此吾譜之所以重修者也其昭穆之序源派之分井々不紊則爲吾宗族者觀於此

譜敦睦之誼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惟願吾宗幸修厥德繩其祖武各其勉旃勉旃
戊申七月 日 后孫 濟逸謹書

戊申譜序

譜法昉於周官奠繫世降而爲魏晉中正又降而爲唐氏族誌於是乎各姓爲譜
先叙祖先之本源世德次及來後之分派事蹟釐爲一家之乘與史相爲表裏故
曰史失求諸譜譜其不重且大歟惟我晉鄭之譜始修於 崇禎三庚戊七修於
今戊申其間生益增而族益鉅居益散而事益煩則其亦難矣是役也振難舉之
力定不齊之論收各散之族校疑信之蹟以底有成者吾宗孫漢鍾氏吾從海明
甫實尸之而亦由諸宗之齊心彈力焉耳從今以往吾祖可尊吾族可睦可謂能
事畢矣因竊念吾宗之能不替不絕保有今日者果賴誰力哉吾祖先學問事業
忠孝清儉植根者固浚源者深故耳我文定公以明正學通經術旣開其基忠莊
狂奴公父子之忠之孝卓絕百世若獨谷石臺清安進士穩城昆弟五公之忠與
清暨至判官兵使東庵慎齋諸公之節義炳炳乎濟濟乎有族之罕儔也蓋近則
取法易近莫近於其祖凡同吾譜者相與勉勵取法於吾祖在身則務學術在國

則務忠義在家則務孝友在官則務清德而修諸身行諸家發諸事垂諸後則祖不期尊而自尊族不期睦而自睦矣然則是譜也便是吾家一部善行編一塊敦睦表也若徒呼唱今日吾能事己了云而不復省焉則名雖尊祖而反添於祖形雖睦族而反薄於族矣此譜卽不過一表殼耳虛文耳寧不媿哉況此時何時蹄塵漲天而人綱掃地矣曷不倍舊着力以同濟於漏船風濤也吾老且病雖未克肆力於是役耿耿一念尙在於承先裕後兩件事自不覺發於筆舌如此諸宗倘不以妄言而外之則幸矣若狂奴公事實一晦一顯己悉於 聖朝褒典先賢序文中此不更贅言

歲戊申七月

日

后孫

海成謹述

戊申譜重刊跋

惟晉州鄭氏世稱望姓而我先祖 端廟節臣右議政愛日堂忠莊公脚下至 英祖戊子 袞決後未即修譜始自 正祖庚戌凡六度整牒其所以明系收族 講睦貽謨之道該貫遍備儘可爲有得於有族家之程式也蓋三十年一譜譜家 之通規而甲午之譜纔及通規之半上年忠莊府君胤子狂奴府君一祭之日譜

論駿發或以謂太促論者以爲目今世道言嬗倫敦綱滅不復知有宗聖公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張橫渠各知來處忠義有立之訓竟至於天下事不復問矣况三
八分裂南北迥隔同源一根之其受血禪者茫茫焉然可得以修矣其將庶因此
而不有更修之道乎及今之汲々何緩促之可言也咸曰可今年戊申元正設役
于狂奴府君墳菴長興車洞之永慕齋不幾同而事訖緒此可見彝性之攸同衆
議之咸可亦豈非先蔭之厚隲於冥漠之中有能如是之迅速也今此之役前後
周張海明貴植氏實尸之而貴植忠莊府君不祧主鬯也噫顧我藐茲奉奎以不
材蔑識猥叅有司之任雖無分寸之力於奔走敢以一轉語披露腎肝于簡端恭
惟僉族之所以命

戊申立秋節後孫奉奎謹書

戊申譜重刊跋

夫管攝天下人心宗法爲大宗法何也即修譜也若不修譜則難以知先靈之顯
達及後仍之繁衍故間世修譜以明其先系又錄其後裔修譜之事豈不重且大
歟惟我先祖忠莊公後孫其麗不億而散在嶺湖自庚戌至甲午一無大同合刊

晉州鄭氏族譜跋
最是茹恨者也茲故去丁未冬十月狂奴公先祖墓祭時門議發于譜牒修刊事
則僉曰唯々故猥蒙總務之任與諸宗共力收單今年春創役而四箇月內正書
完了夏五月開刊始而二個月內手民氏將告既何若是迅速耶今刊比於前刊
則嶺湖諸族無一人漏落似不是過語也抑想門運之回泰追感先靈之陰助也
先世之德業文章忠孝節義載於前譜之序跋故不必架設而是役之速成諸幹
事賢勞之力也僉宗命不肖俾置一言于卷末不勝愧汗所感于中者如是故不
顧愚拙畧述數行難免佛頭着穢之譏然後之覽者不以文拙而病攷焉

戊申閏七月

日

后孫海明謹跋

晉州鄭氏族譜卷之一

鄭時陽

官大提學
謚文翼公

鄭藝

官尙書
謚英節公

子安教

女周正臣

十世

子天德

生忠烈王戊申

子

惟吾忠莊公派修譜凡六次而文翼公爲始英節公爲三世矣考覽國史則英節公統合三韓壁上功臣文翼公高麗文宗朝文科則其間世系疑訝難辨故據朱夫子闕疑之訓不書代數擇書上層兩行而文簡公起一世而以待博考焉

十一世

鄭臣裕

號學堂謚文簡氣

局豁達文學精微

肅宗朝中司馬登

魁第屢經政堂三

重大匡左侍中朝

廷之事決之如流

遇之盤根而別之

以利器一國推許

之曰政堂之學透

明闡幽無如鄭學

堂配貞敬夫人

金氏

十二世

子守均

謚文忠毅宗朝文

科殿中內給事一

云太子詹事議政

府左贊成清高志

節著于世子仲紹

以州牧罷歸舊居

室屋廢置日久將

有傾覆之慮即爲

起材營立公自政

堂來見其高大彷彿

不不入問于人曰

此家誰家非吾所

居即命毀之配

貞敬夫人李氏

十三世

子仲紹

早中司馬更以明

經多闕州牧至殿

中內給事配貞

敬夫人延日鄭氏

十四世

子洪旦

下見